

胡致堂斐然集

卷一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六

資政殿學士許公墓誌銘

代定作

國朝自宣和之季夷狄入寇神州板蕩起灰塵投天隙身
都將相無益於斯人而沒于牖下者何可勝數其間才術
德度自結主知有意於當世者不過二三人而會遇之際
僅得以聲名自終何其艱哉若永嘉資政許公乃其一也
公諱景衡字少伊其先長沙人七世祖贊避五亂之亂徙
居溫之瑞安縣至公遂為名家公兒童時氣質端重鄉人
人異待之中紹聖元年進士第在選久之以廉勤守職不
為因循苟且出入京師足不一至貴要之門識者期以遠
大大觀中大臣有知其名者用為勅令所刪定官歲滿書

成遷承議郎丞少府監久之乞外任除大名少尹未行改
通判福州州將不事事公悉力佐之郡賴以治終更請奉
祠館得之明年宣和庚子歲也以監察御史召既至除殿
中侍御史冠起東南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北較賊平
有旨仍舊公論奏以謂茶鹽人所日用當視食之者衆寡
以為歲額高下今被兵州縣戶口減半而茶鹽歲額必使
與舊比東南赤子何以堪命奏三上卒從公言燕山之後
童貫為大帥公力論不當用且列其罪數十條又疏譚積
罪文罰輕時論躓之燕山役不已誅求益甚公上疏論財
不足當節用民已困當厚恤之元農左藏庫月支約三十
六萬緡令費一百二十萬非舊制者可減營繕諸役花石

綱運非舊制者可罷凡吏員以點檢文字祇應準備為名
及伶官伎藝待詔之屬因事增置祿費尤多與夫無名之
功賞非常之賜予僥倖之請求一切省絕常賦之外又以
買糶為名與它抑配者不可一二數監司督責州縣促辦
百姓破產者相屬為民父母豈不惻然加恤乎王蔡方擅
政公言尚書省此闕長而同知樞密院亦久不除雖近例
以公三通治然文昌政事之木樞密總兵之地各有任屬
安可遂虛况其近年賞罰僭濫官吏猥多姦贓狼籍財匱
民困軍政縱弛邊備不嚴陝西諸路地震弥月京東淮東
積水害稼此正敷求輔佐振紀綱之時望博公議慎選忠
賢以補政府之闕黼素已惡其多言至是大怒陰事中傷

逐之淵聖皇帝嗣位即以左正言召而中執法陳過庭引
親避嫌遂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至不閱月召試中書
舍人賜三品服入對曰脫在藩邸已聞卿名公感勵上書
論人君心術及政事闕失甚衆上方信向會臺諫官李光
程瑀以直言忤大臣耿南仲意被斥公為辨明過時庭為
中書侍郎公復引嫌南仲并惡之乃誣公視大臣進退為
去就罷之與官祠未幾淵聖開悟有旨召還屬城守內外
隔絕今上登極之八日遂以給事中召至則除御史中丞
病暑未及朝東京留守宗澤為當路所忌將罷去公即具
奏言澤不可罷狀事遂寢時虜初渡河而北車駕駐南都
公十上章請東幸時浙西西軍變朝議欲安要招公言宜

遣兵討之今官吏百姓被塗炭而作亂者反受爵命非政
刑矣六論奏迄如公言又論方近人才未備而政事不立
意欲節浮費輕賦役慎明令明賞罰平寇盜嚴武備太奸
貪抑親黨伸公論以革徃時之弊悉蒙嘉納黃潛厚以宰
相兄為戶部尚書公極論其不可潛厚遂罷而猶以延康
殿李士領財計公論之不己上由是益知公可仕拜尚書
右丞公既受命獨念天下方多事欲調和同類以求濟已
而歎曰調和不可為也則請問為上端言之時大臣有議
改鈔者公曰國家號令失信于天下垂三十年而鈔最甚
尤而效之奈何議者中格有嘗為從臣為慮人草表者宰
相以為有文欲復使典制命公曰是大辱此而可用孰不

可用也卒止之惡宗澤者毀之不已公曰澤忠義之節居
守之狀非特臣言能之東都宗廟所在北抗強虜責任不
輕必欲易之非左右大臣不可謗者默然故迄公之去澤
賴以安車駕幸廣陵河北山東相繼陷覆公言虜勢方張
京師既未可歸此非可安之地宜反時移蹕建康限以天
塹據帝王之宅保章東南經理淮泗倉卒無不及事之宜
虞矣懇：於上下言之宰相以議非己出極力排沮公遂
請去至於再三益確上不得以為資政殿學士提齊杭州
洞霄宮公罷政之明日宰相遂下還京之詔公以為深憂
行及瓜洲遇疾薨實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
有七上聞之驚愕詔贈五官其子世厚以明年某月某日

葬公于瑞安礪堂塘村下灣之原曾祖侃祖薄父球追贈
東宮三少曾祖妣王氏祖妣陳氏母何氏昌元義和永嘉
郡夫子公初娶陳氏贈嘉興郡夫人再娶胡氏封齊安郡
夫人三男世厚迪功郎女七人長日端適文林郎前婺州
錄事叅軍蕭振季女章適進士趙蒙孫曰臺曰中尚幼餘
並早亡孫男曰疇曰峻公幼喪母長事父孝少師公喜飲
好客公手自製麴蘖臨醞釀居喪毀瘠蔬食不浣垢廬于
墓者終三年性：不喜飲它日遇名酒未嘗不測然思其
親與兄景亮友弟尤薦景亮試禮部病臥逆旅公時為河
間尉聞之即日弃官來省兄死事嫂謹慎悉推家財與之
姊孀居食貧折屋分田割祿以養之終其身孝悌慈祥忠

厚樂易恂；然為君子長者鄉人化其德播紳推其賢而萬乘信其忠其師友淵源蓋有所自也平居與人言如不出諸口至其已臨事則毅然有不可回奪之操方宣和間窮奢極侈虛內以事外將履天下寒心公卿方導護以為太平之盛觀公居言責者首陳節用固本以救時病自中常侍用事文武將相皆出其間無敢忤者公乃誦言于上視之如無有故雖仕於當時用亦不顯而四海知其名及靖康中黃門大臣異論肆行呼吸河好不次如用之彈斥不附己者公保正佛邪從以去國而名益重晚受主之擢長憲與聞國政直言讜議不畏強禦精忠懇到以敢動天意祈子有補不求赫之名下天倚望卜濟否焉若假以

歲時贊襄縫獲盡其心則息禍亂佐中興必有過人者權邪抑之天又奪其年嗚呼可悲也已公事三朝所言於上者退以不告人故傳於世者少而以盡言歸之者以公誠實不自表暴而其知事君之有犯而無隱也有文集三十卷既葬之七年其子世厚以公行事狀不遠數千里來請銘以予知公之深累請而益勤予固不得辭乃序而銘之曰銘曰

顯久右丞學有正聞踐修厥德勁直而溫逢時之衰志在濟物言期有補終以不絀出入三朝清議隆洽遂聞大政天子嘉納先事而謀措國於安進賢是急恤民是先邪說盛行徒得公重和而不同仁者之勇願思其時涉川水亦

未克濟舟楫傾墜公以諛擠隱憂而疾殄瘁興衰天下可
惻考行無愧雖亡猶存曷庸信之其在斯文

在朝奉郎曹君墓誌銘

國家自治平而上制立制定所用人才以豈弟忠實為本
官學大夫守已奉法不求赫之名風俗雍醇海內無事
逮功利之說用右能而左賢儉巧競進于時敦撲廉靖之
士見謂不才至於世既陵遲向也以才能顯者誅夷勦絕
泯；然與亂俱逝人乃思見君君子長者尚論時若不可
及然惇德勵行沉於下僚迄死不試者蓋不少矣嗚呼惜
哉若德久者其亦斯人之流與德久姓曹名中德久其序
也幼負穎質稍長博習經傳遊學所至輒以文藝居首凡

再預薦送中建中靖國元年進士第調蘇州常熟縣主簿
丁父憂服除授福州閩縣尉以母喪去官終喪又尉江寧
府之上元改宣義郎任得温州永嘉丞未赴會朝廷設詞
學兼茂科就試選第一遂除秘書省正學正尋遷著作佐
郎久之請補外得州坐非意去官後竟不復用方其在省
中日視同列去為美官不少介竟繙書直舍泊如也或顧
與偕至執政之門德久許諾一日連轡將往中途稱疾而
歸周旋東觀凡五六年以久次出守丞丞民病益額歲增
亟奏減之民以少安會族兄載德上書諫微行相輔大怒
株連罷德久靖康中載德暴貴叅機密欲挽用之而持議
不合度固已危無復仕宦意買舟東下至錢塘聞京師失

守感疾而卒至朝奉郎享年五十有五德久薦於孝友忠
信和易不喜言人過族黨鄉閭無間毀者文詞溫雅似其
為人粗熟贈宣德郎父俊贈中奉大夫母羅氏封令人妻
張氏封安人長子巖老廸功郎鬱林州興業縣尉次日演
曰湜曰麟曰嗣儒業曹氏本壽陽人德久世祖避五代亂
迂閩中沒葬沙陽之高沙至今子孫無它徙者以其年月
日葬于劍浦縣長沙里四近之原諸子以予知其會來請
銘銘曰
嗚呼德久於世永隔味其平生素所蓄積如穀稻梁如衣
布帛如藥參苓如木松栢人進以才我退以德較其悠遠
孰失孰得爰有嗣子承厥考翼必大其門諗則幽刻

元公塔銘

予少野居荆門漳水之上遊學京師數道襄漢聞白馬寺
有得佛法長老曰諒元者久之去白馬如湖湘而不詳其
所止紹興甲寅之歲予寓居南嶽一日前徃覆舡山慈嚴
來謁問其孰嗣則曰先師元公予以元知名僧頗欲識之
而不果則遂詢其本末於嚴嚴曰先師福州之福清人姓
董氏幼而奉佛弃家投瑞峯寺元祐四年試誦經中格度
為僧住洪州礼事沔澤乾、器之師自念古人學道必先
勤苦我今無營坐享乳糜薌飲此意非法乃為泐潭循迄
歸去及歸乾已沒師復謁分寧玉溪慈叢林號曰慈古鏡
者咨決安心不更他適泊慈就寂始領衆遊方歷潭之為

山鼎之梁山荆之玉泉襄之白馬率上首立僧提唱皈信者漸衆大觀己丑歲白馬虛席州將以疏帖授師：遜避再三卒不得免攝衣升座衆听狎洽莫不恨其總持之晚也一時聲譽與谷隱顯公相先後居十年以化緣既畢去客于蒙城蘭若桂陽監守與師有舊遣書迎致居監之天寧監僻而寺陋師隨方誘導說其盛行徭卜俗信化越三年當宣和乙己歲春正月六日出謁知識人人叙違还寺令考古與衆言別竭端坐而逝逮十有九日休魄堅植色相自如其徒不忍用火相與即其身塑飾以事之師有朴和易接引欣欣未嘗有愠怒色揀擇心裏中不畜一物得供施即随手散盡坐僧下三十六壽六十四有語錄以卷

門子弟為長者十一人慈嚴所稱述者大槩如此以予聞盾知師者驗嚴之語皆曰然嚴乃請曰先師道高孤萬實慈嚴等不能振大家風恐遂泯然弗傳願假一言刻諸像塔其請至五六而益勤于既重元之為僧又矜嚴之志乃叙而銘之曰

宣道者言任道者身身則弗行言則誰信九年面壁一人得髓獨為死生其艱猶尔末法滔言滿天地分據諸方各有孫子試聆其言何法不證夷考其行鮮克相應如彼所說真空無相以相見我事障理障如我所說一陽一陰心迹是迹：即是心謂迹非心近道終不近於行必彼於辭必遁維元導師浮屠之邵質實庶清蓋以深教咨尔學

人欲嗣清風尚視斯銘以叅異同

吳越國濟陽郡夫人江氏墓表

古之立國家者必有賢配修陰教自中形外以御于家邦
仇儂雖亡則次配攝行內主之事亦必柔順有德宜與君
子偕老及其化基社席警戒以相成禮義之風變乎國俗
而洋溢乎詠歌則聖人表而出之如渚記之詩與蘋蘩之
詠並編召南以萬方世若夫人豈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
人姓江氏錢塘人武肅王起兵夫人曾祖諱元從之為將
有功後受中國命為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歿得送食武
肅朝廷祖傳父父庭滔並仕吳越有使號武肅之孫晉諸
道兵馬元師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既嗣國夫人以良家選

入見謂婉淑是冬大將數於守適尽心服勤不失恭順雖
一衣一饌必經手而後進以周事故王故王深居無問克
以壽考級及忠懿王嗣位承制封濟陽郡夫人國入仍本
封居京師以嚴肅位慎檢其家而無悔子十一人曰緬曰
暉曰昉曰旦皆早貴宦不及歸闕庭曰昂皇朝咸平二年
巡警荆渚與蠻賊戰死曰映淳化中為愈州監軍蜀有亂
城守不辱以沒曰昆曰若虛曰易曰混當納土陛見之際
深自陳願送進士試舉不錄錄就還衛官于浚昆中進士
甲科終諫議大夫若虛慷慨獻策自布衣擢為西頭供奉
官閣門祗候終諸路提點刑易獄奉進士第二賢良第一
終翰適琅琊王氏故王雖於其財身失位然其子武不失

節文能發身皆夫人以詩書教而成之至其後遂以蕃行
盛大翰林贈大尉生司徒彥遠以善諫爭官至知諫院司
徒生少師勰以高文大策宏才遠畧入為名侍從出為賢
師牧少師生左太中大夫伯言嘗列貳卿今為徽猷閣待
制文學材能行世濟不隕其餘以能事自奮翱翔乎仕途
者蓋不可殫矣考其流慶之遠非有深仁善行修於仁所
不及知則天之報之何為久而替於以知夫人之賢尚矣
夫人葬開封府開封縣汴陽鄉中邊村之原凡一百六十
七年當靖康改元真初寇畿甸伯言悉其力率夫人而下
十有五柩東歸藁葬于潤州金臺縣村又十年乃率夫人
及太尉司徒少師與曾祖妣平陽郡夫人盛氏祖妣吳國

太夫人丁氏妣楚國夫人呂氏葬于故王墓卓筆之後天
柱山伯言前室碩人鄭氏亦祔焉自兵戎偏天下生不得
其死：不得其葬：而不保其窀穸者不知其幾人矣錢
氏四世七柩乃得歸骨于舊都山川宛然靈魄交妥惟夫
人之德惟夫人之孫之孝古人不云乎樂：其所自生礼
不忘其本此率也繇先後胡云有憾自義率祖庶幾無愧
葬以紹興七年秋八月十有二日先期伯言以夫人行治
見屬且云知制誥李宗諤嘗志汴陽之墓今不得存誠懇
為婁以不文辭而不可乃次序本末書而表之墓道云

亡室張氏墓誌銘

君命李蘭字德馨世為南劍州沙縣人父故任尚書兵部

郎中諱奇鄧氏贈宜人兵部公宣和三年侯校禮部試凡五千餘年人得寅程文置前列寅修書謝一見蒙異願有中書侍郎張其姓者求寅為壻甚迫方心鄙當世公卿固拒之公益相竒明年遂以君見歸君時年十有五蓋公季女也少失母不聞饗羞組紕之事而性莊情澹儀貌夙成無嬉譎無恐怖不信鬼怪不聽下人切語臨義截然莫可移酬酢有小差隨即改之事舅姑未嘗被訶譴事寅無逮言顏色接諸妯媵同天倫處內外恩紀周洽有譽歎無間毀誨子不以慈使就外傳甚力均愛庶姓猶已出也寅筮仕西京交遊廣薄祿不時得費君奩具且君盡不以為意于後亂離家益空乏飯脫粟菜羹或無鹽酪君能安之自

歸寅歲必一病尋輒愈後乃病益數不遇大鑿又闕補養享年三十實紹興七年九月四日寅時守嚴留君侍先君居衡岳病與死遂皆不見自佛教入中國以死生輪轉恐動下俗望道之士鮮不惑焉予嘗取大乘諸經典達磨而後宗派所傳窮見旨歸因斥其說之荒虛誕幻者志之為一書君嘗從謗咨問即知大意治命不用浮屠氏法屬續之際謂其勿以疾革告阿翁啜藥置虛俛而近君疇每度不得永年謂寅蓋先為志文欲一經目以自慰寅曰所若豈不遂復康德則當與年俱進必有傳也悲夫子男三人長大原次大端幻子曰永三歲矣後君十七日而夭女曰衍君受紹興四年明堂恩封宜人以十有一月乙巳葬于

潭州湘潭縣龍穴山先妣王令人之右銘曰
桃夭之心兮情如止水處生雍：兮又不怛死有此衆美
兮奚不修齡悲將奈何兮楊以斯銘

楊夏謝君墓誌銘

君諱舜賓字穆叔姓謝氏裔出陽夏徙居建之建安東集
者至君五世父與華而上皆潛德晦行君生七歲則孤長
而氣質渾厚事大母及母以孝自力成童即俾遊庠序戒
之曰師必就賢友必親勝不若是者非徒無敗已滋甚家
人生業漠不屑意浮沉里閭變棊飲酒甚適也然斷自立
義不浸為然諾聞人一善為廣之口弗置其惡則未嘗道
以是人皆長者有爭競往：詣公請一言即判而解去蓋

嘗曰一生無所遇能不獲咎於州鄉也是豈非馬少遊之
志耶予心跂焉故其欽賢樂義老而益勤歲在甲辰病嘗
殆夢二人臨之其一曰是不壽耳以其善人帝予五齡覺
而疾良已年六十七乃終紹興九年春正月癸卯也娶丘
氏生子男三人長曰襲左廸功郎汀州司戶叅軍次襲次
袞皆肄進士業二女早亡一孫女尚幼明年冬十有一月
己酉葬于天慶觀永豐莊右山之首君之沒里人哭之咸
悲又相扶輿送其柩襲與予同為太學生今逾二十年文
日昌行日修策名南宮以顯其親方力學不怠曰吾父期
我者非覓官之謂也是可書乃序而銘之曰
莫難得於人心兮莫難必於天報君並格以奚修兮亦曰

善之攸好茲道弥夫穹寰芳本則渺然而與以是尚其後
人芳諡斯文而永告

朝議大夫田公墓誌銘

公諱有嘉字會之世居開封曾祖浩贈右衛將軍祖澄贈
右屯衛將軍父世立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太寧郡夫
人公未冠當元祐間補太學生居士林有譽娶母黨女以
恩授右班殿直試換登仕郎歷任扶溝縣尉南京留守司
判官監在京粳米倉監軍資庫軍器監主簿提轄軍器所
通判筠州最後知南康軍累官至朝議大夫享年六十有
六畿內上軍逃至死捕獲賞格隨而重用以改京秩者武
相接也公得之察其或無他即今自首所活凡數百人月

廩給貴賤有疏鑿中常使欲一品米妻以語脅公公確守
不為之變苗傳劉正彥稱亂于周廬敗突西走信當其衝
人情洵：將潰公率郡兵逆拒之賊卒不惻退入閩山饒
之安仁與信接境民習習妖為寇呼吸至數萬受討代之
任者往：縱鋒刃禽獮之公必為之別白孰脅從孰誑誤
俾還生業惟其寇始付有司於是魔黨破散渠魁授首時
有制置大使經從調民丁五百峻急甚下吏奉承或贅費
之閉諸空舍以待至三三五五飢凍而斃則又驅負薪鬻
菜之人以足之怨嗟載路公見大使具道其狀且曰不許
役民故有近詔率先遵奉宜在重臣大使頸頰赤而語喋
風部使者据撫公公不少屈卒亦無事南康經李成殘劫

戶口耗十八而賦斂按承平之舊公既至民間曰是必肯恤予瘼者即愬焉公力懇于朝得括實蠲減或建議造樓般為江防其數多其製修廣器械悉具本木必十圍工殆百萬公曰勞民費財而非禦敵便利之事丐寢之不許繼請稽違之罪亦不報聞卒之舡成無補于用一日視事退坐正寢呼諸子待左右泊然而化實紹興壬戌二月三日公之喪父也哀哉毀廬墓次終三年每履歲時雨露之變慕思弗怠自少薦學親賢友善孜孜焉資真寬厚推心待人未始有嫌隙其仕也安分自信無徃道希求之習奉身調度甚約專以教子為務妻封令人先亡四男子所右奉議郎簽書常德君判官昉從義郎昉右從政郎常州司理

叅君昭右廸功郎監潭州南岳廟二女長適右承事郎荆湖南路安撫司屬官譚知古次適右通直郎知梧州蔡傳素孫男十一人孫女七人諸孤以其年三月二十七日葬公于信州貴溪縣化行鄉新昌山田院之後予昔手桐廬郡所為屬邑丞官無負今以左廸功郎鼎州觀察推官謝襲所狀公行治未求志文予不得辭既書其大者如此從之銘銘曰
受皇降衷孰成以養率元祐教廸已弗枉詔厥後人高人可仰存以斯文有逝無徃

右承事郎譚君墓誌銘

旃蒙大荒落之歲東北狄女真內侮越明年靖康改元月

哉生明黑幟還都邑先是五日禮部侍郎譚公世勳跪白
其父曰國方有難大人朝不坐燕不以宜歸舊隱世勳弗
從從大人者有元孫知古時知古侍侍旁兩不忍違涕泣
未即承命侍郎顧謂之曰俾尔代吾子職吾得一意王事
汝之孝不既侈乎枕念勉之母感知古又涕泣逡巡而后
行未幾女真得貨解去知古至京師省覲少留侍郎曰虜
禍方滋吾不可以此時為私謀計屬汝以王父之重汝能
舒其憂而燕其老是吾有子而汝王父有孫吾計端審汝
其行矣君遂復歸明年狄再入克汴植偽主侍郎死之君
聞訃氣殆絕而息奔喪護柩奉終事哀過於禮自是不離
王父大夫公之側雖大夫公喪賢子年益老辟寇歷險而

氣體無傷疾不異侍郎在時於是放黨鄉里及賢士大夫
卿咸以孝子順孫稱君君諱知古字邦鑑世為潭州善化
人母令人黃氏君幼而穎敏讀書過目即不忘大夫侍郎
慮其太雋每戒以謹朴習以重厚君乃韜才而敦行刻意
古學尤熟於易至歷代史無不該貫凡興亡治亂必深考
其志知本朝故實為文詞專宗西漢書蚤遊鄉校與計偕
尋預國學選再試于春官報聞遂罷進取用迎賞補承務
許郎重遠膝下亦久不調官前後免父母喪前右承許公
翰前簽書樞密院折公彥質及其他貴要人使至潭者往
徃欲論薦于朝君以大夫公悼齒迄不就嘗攝藤之鐔津
令辟潭之衡山丞及辟南帥屬君從之御史明橐宣諭廣

東西使旨甚重引君為屬君辭之皆以便養也其在潭幕日值朝旨鬻荒田久而不售君條陳其故白師白兵旱之後無上戶無見緡錢無耕傭牛此百姓所以不能售也不願買必至於抑配立近限必至於鞭笞經界不明必至於訟訴直有欠必至於逃移此官司所以未可鬻也其言甚詳其意則以鬻田非大躰而不欲斥言之帥謝君祖信其上其不便事遂寢安撫司治帖武岡犯邊徭君例被賞不肯用曰以人命易官可乎帥卒君即丐罷優游大夫公左右仁風謹化薰陶遠迹舟車上下于昭潭者望譚氏鬱然如漢萬石之萬非有賢父祖良子孫而然故建炎元年主上登極覃恩文武官進一階君曰吾聞喪雖在赦今後而

吾父死在赦令前不可冒此恩以年勞官至又右承侍郎紹興十三年夏四月感疾卒其日丁亥得年五十有一大夫公器之婁慟其叔大父贊讀哀之以詩曰事余如事祖然後人又知君之能廣孝也君外樂易而中耿介彪中如不能言聞人之禍惡如未嘗知詩與文皆過人遠甚而不以自若名其奕也隨敵為高下無求勝之心或旁覩人局乃若未解平生敦信義憎諂諛尚廉遜周匱乏不登權門修葺牘之贊予嘗問君於佛學何如君曰吾欲取其徒卜平日所口者不越百十門使舍此而問答則其術窮矣少之日嘗為同學所輕君不之校惟務自修其人後反愧君交遊克終有傲狠不恭於君者友而惻之間以誨語無匿

憾焉有文集三十卷娶彭氏繼室以曹氏再以田氏子男
子三人長式祖將仕郎次述祖企祖女二人長女未嫁而
卒次適右廸功郎趙伯辨孫男二人曰仁曰伊是年九月
庚申式祖等葬君於昭潭南十里予與君在世鄉從遊申
以婚姻之好知君詳矣式祖持君之叔父世鄉所狀君行
治來謁銘世鄉固賢士言不以私溢與予所知合予安得
辭乃為之銘尚使君表表於來世銘曰
清文裕學百行始年終逾艾位又痺或者且貴善罔紀然
則天於子厚矣荷唐之山沔源迤君魄是藏祖所履銘以
昭德無泐毀勿替引之繫孫子

左宣教郎江君墓誌銘

志曰學士大夫莫難於有職志意立行治誠修記誦誠富
文辭誠美施之於為政又誠才以敏而或黜然則其立其
修其富其美其才以敏未必中乎理不中乎理則其所長
猶少道曲藝姑賢於不我若者而已矣聖門所不貴也識
乎識乎其如五官之有目乎夜之有燭乎覆載之間有日
月之昱乎非天授之超則必學力之廓乎方臨川以虛無
技遁之說鼓于前蔡氏以舍升三黜之法驅於卜後李者
俛焉趨泯焉同得時而駕武相屬也作於其君害於其事
曾未三十年而蒼生塗炭神州陸沉楊墨之禍不至若是
烈也政宣間予入辟雍遊太學頗賞物色和而不同之士
蓋數千象中僅得三五人耳江君全叔其卓卓之徒歟是

時全叔雖習王氏新說為牽子而出入游公定夫揚公中立及予先君子之門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驩然志之久而好尚益篤當頽波橫瀆遊者溺焉利祿之罟餌如彼雅道之荒蕪如此而全叔好惡乃尔想懸非識明而見遠安能舍經背馳緩轡乎九軌之路以趨君子之歸哉嗚呼其亦賢矣全叔名琦全叔字也世歸建州建陽縣之北樂曾大父諱九疇大父諱測以儒孝為鄉先生晚從特恩授將監生薄贈太中大夫父諱立中進士第蒞官循々然終左奉郎妣吳氏封宜人全叔資質驚悞自幼以謹厚老成未冠試于轉運司中選後再預能書宣和三年對策集英殿賜出身主筠州高安主簿部使者知其才俾攝令新昌尤

善決疑獄數被委咸稱民負稅有至十年者全叔德信既孚不待遣吏而載輸告具將去父老凡三詣郡丐留移信州永豐丞丁內艱服除得邵武軍教授舊學舊在溪北有先聖像暴露權毀全叔愴然徙柩置今柩捐已俸設飾之太守詣學奉安賦詩以謝過俄遭父憂廬于墓次終三年授永州教授至則修廢壞增狹隘唱明誘接疊々攷々生徒舊終逾十數於是來者溢百員徃徃裹糧自贍而願親炙之居選調二十五六年未嘗求薦達有大臣侍從交鄰章遂改左宣教郎而歸張丞相安撫福建欲辟置墓中辭焉主管台州崇道觀感疾卒年五十有八紀與十二年正月丁巳也十二月壬申葬于里中地名唐厝太中公瑩右

方兩娶虞氏能勤若內事以佐其夫全叔乃雅先世遺業與諸兄焉予男曰渙曰確為進業曰紹老曰嗣老尚幼全叔事親孝既及祿親年皆八十承顏養志有婉無違其執喪永豐邵武僚及合賻甚厚全叔曰大事當自竭奚敢為諸公費一謝却之平居無它嗜好獨研究春秋之日裒古今傳註叅校取舍雖祈寒盛暑不沙輟者將十年嘗述其所見數條就正于楊公楊公撫書而歎曰百世絕季留心者幾希吾老矣諸子勉旃後進有望焉著春秋經解三十卷辨疑一篇君於朋友重信義有才長輒誦譽之惟恐人弗聞苟有過失亦面折責之每論事預料成敗後必驗故公卿識之者喜於之謀其交遊甚廣於事無不知蓋將以

有為也而止於是命矣夫確持太守史氏范如圭所狀君平生來請銘于千里之外再更歲而詞愈均狀又云如圭會君葬時紹老七齡耳號而泣甚悲以君克孝是以有此子予念歲在戊戌始從君遊生同州學同道賜第同年零陵同官予官先達君無阿言多驚發語蓋畏友也嘗問君曰李道者無所得鮮不歸于佛兄既有得而或者謂亦趣乎空寂信乎君笑曰是復為陳相矣斯又可知其不變也銘曰

秩秩春秋夫子所作而敢廢之刑其私鑿兄顏弟孟千古之師情不知尊奚又毀疵脫此拘孥卓矣全叔焜火不燼瑟被良玉範得三傑志潛一經持以永歸夫豈虛生

吳國太夫人王氏墓誌銘

贈少師賈公偁夫人王氏宗初勲臣秦王審琦之五世孫
贈太師慶國公克詢女也幼遵姆訓不競驕奢之習既嫁
事舅姑執婦道待少師謹妻禮懿淑婉貴室儀之族黨中
外無間毀者少師薨訓子加嚴撫庶逾厚制家之務整有
法使媵御夔掃咸得其歡心顯恭皇后夫人同母兄贈太
師藻之女姪姑雅相愛重故后嘗居夫人家及正位椒房
於是賈氏恩遇亟王氏而夫人每戒其子曰男兒當努力
自至清途耳初特封安康郡夫人後安定郡太夫人子讜
列職西清奉祠輦轂下一日徽宗皇帝召見便殿顧問庭
闈安否讜再拜謝以壽奏翌日親御翰墨書永國太夫人

告遣中黃門就賜且詔有司給俸視后母慶賚烜赫戚屬
榮之夫人雖席貴處富而志謝芬樂好觀天竺東來空寂
之說祈寒盛暑不少懈所得祿賜隨以施浮屠氏使修佛
供及班諸親族之貧者靖康改元讜念夫人年浸高以喜
以惧即丐便養除守鄭州不赴得請外官奉安興僑居建
康建炎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夫人以疾薨享年七十有五
贈吳國大夫人屬均訏多故藁葬郊壤後亂粗定讜中止
零陵追惟䟽封永國之祥暢然曰吾母其當葬於此乎卜
之習吉得地於城東北二里所曰大塘岡遣子友之護用
紹興十四年某月某日克集窆窀子男五人曰謹故顯謨
閣直學士左正奉大夫曰評故明州觀察使曰讜寶文閣

直學士左正奉獻夫曰詵故武經大夫曰諶故武經郎閣
門宣贊舍人孫十三人元之輔之思之朋之友之叙之容
之澤之戒之真之成之駒之皆列仕版孫女二十人曾孫
三人大年延年彭年曾孫女六人銘曰
有淑夫人秀于玉閨逮其作嬪服初笄奕賈宗少師昌之
孰宜厥家人相之六五黃裳姑姪攸好天語宣恩雲章寫
誥寵先有爛左戚盡傾甲第名園金奏絲馨夫人懿恭不
以汰處有樂費諭清淨是與五子聯翩出忠入孝以文以
武慈闈之教種德植善皇天所穰考中太平其壽其長又
何以占永國錫祉安固罔極我銘在此

儒林郎胡君墓誌銘

君名昭字彥升曾祖簡能自杭徙居潭祖舜寶父覲世業
儒君年十五喪父克自修餒遵業講授以養母喪母除當
元符未應詔上封事言不起用元祐賢輔佐而先召還內
侍却隨非所以視天下也并乞復瑤華廢後立春秋經學
久之京卞秉政追治直言嚴邪等拘于鄉校自訟逾年得
釋送三舍奉選有司終以君為邪人也每陰降黜之以是
困於場屋靖康末中都潰兵破荆南潭師郭三益延問計
策諭解勤王峒丁之欲為變者三益踏右府薦君召試中
書補登仕郎時相議假君朝秩賜章服充信王侍講時傳
粵者領萬騎渡河君白曰五馬山之事庙堂誠信之耶授
迪功郎充江西提點刑獄司屬官女真蹀血寇洒西鄉湖

南廬陵守逃有土豪附虜據州三省遣將叔復俾君攝郡
別駕將欲屠城君爭曰百姓何罪登城呼首領開以禍福
其人遂降隆祐皇太后從衛喪舟中車于處吉之間憲司
委君究捕決日獲所失之二盖直四十餘萬緡即上曰方
衆情震動不可以才重失其心有詔送之仍令估售所獲
充軍費李相綱潭鎮辟君湘陰令張相浚親督師駐于潭
奏君充湖南安撫司屬官屬所以除洞庭水寇者君圖畫
有助乙卯歲大旱流殍千里君被檄賑屬縣首請安撫使
減俸以救飢安撫使黽勉率僚屬從之君又以身先曰出
勸富於倉廩者損買糴者按致其罪人以蒙賴後調湖
北轉運司屬官會新罷宣撫大將其儲帑之在襄漢者尚

以千萬計君受委鈎校或乃夜焚君館廬君弃行囊抱文
籍走免他日公檄過家已而歎曰仕則死於官亟歸無疾
而卒享年若干官止儒林郎寶紹興某年某月某日也明
年三月庚申祔葬于長沙縣大賢鄉母塘山母塋之側娶
廬氏生女二人長適將仕郎陳忱次尚幼無子取弟晰之
子文明為後臨終致書長沙當路者憫鄉校廢闕曰竊觀
風俗先利後義甚一日孟子以下無季為憂詩人有子
衿挑撻之刺城南山水秀會可建學學宮以會後來當路
者然之逾年落成晰以當書郎王觀國所述君行治狀來
再拜請銘狀盖與予所聞合為之銘曰
少則自立以致養壯則激忠以廟上利不苟於得義必勇

於往作業既呼第界之老服下僚諂無一詞今之成人匪
君其誰篆此銘章以發幽光

朝請郎謝君墓誌銘

公諱孚字允中建州建安人曾祖易知祖守靖皆殖產自
晦父伯益始讀書教子敦信義以著見于鄉里贈武功大
夫母魏氏贈令人公幼而秀邁善屬文年十八預鄉貢試
礼部聞罷益刻勵務該貫補太學生元祐中革去声律崇
尚經術公程藝多占前列即時為人刊播後進者宗焉中
元符三年進士第授真州司理叅軍就差蘄州州學教授
改充湖南路學事司主管文字入為辟雍學博士大臣交
薦召對便殿擢秘書省校書郎尋兼權符宝郎除尚書比

部員外郎謁告歸寧未還臺遷為吏部會遣父母憂哀毀
骨立謹而勝喪服除提舉京西路常平等事賜對留為尚
書司封員外郎未幾除提舉河北東路學初肄業成均時
與剗炳俱以學易擅名有竇盪者常游泛俄同解褐會言
者告也蔡手選炳坐斥久之又進用矣復以及公公之謁
告也蔡氏子攸委求整源之貨公曰無似誤辱相君見知
今行芑苴豈所以包也悠怒故借盪以中公或勸公請覆
試盪必可自明公曰反躬無愧足矣出監齊州新孫耿鎮
酒稅務公起家即歷清望是貶也或意其不復事事比至
臨瑣冗親簿書不少懈鎮民王言豪且點脅持官吏恣橫
甚良善苦之莫敢誰何公悉其間狀捕送州寘諸理境中

稱快除利州路轉運判官陞辭天子褒其才識將任用之
漢中土瘠民貧州郡歲計常不足公為經畫財用裕如革
弊摘貪號賢使者童貫宣撫陝蜀妄更鹽法民以為病公
奏罷之嘗劾一郡將不法事揚職以書屬公公曰若徇私
請使遠人無所赴訴豈天子委付外臺之旨寧負揚候耳
又被言章罷歸未及朝見感疾卒歷階至朝請即無橫轉
享年五十有四寶宣二年也五月癸丑月也娶葉氏贈安
人再娶葉氏國子監直講堂懿之女封安人子男二人曰
淙迪功郎台州天台縣尉俄弃官更名從桑門曰况緣舅
尚書公遇郊祀恩補官為右從仕郎邵武軍判官二女長
適又迪功郎泉州安南縣主簿葉芹次適進士鄒少頴孫

男曰端友修進士業孫女尚幼公沒之四年四月丁酉淙
等葬公于平江府吳縣穹窿山麝香塢之原又二十有四
况持左朝奉大夫新肇慶府吳達所述公公行狀治來謁
銘公之任季事司屬也予先君為提奉官甚善公而况事
母孝處內外嫻睦守官率職不苟公雖究施設而有子矣

銘曰

義不可守乎公守之而氣振命不可信乎公信之而理順
三忤貴權任雖不進曾幾何時彼赫然者既已灰滅而無
燼而公之言乎表々其方傳也則知浮氣之易消而直道
之宜殉矣

英氏墓誌銘

予先君子歲在己酉航洞庭而南小憇碧泉之上老于衡岳之陽登門求益久而愈恭者太學進士楊訓其一也訓嘗問孝之道先君曰謹行而慎言一言之尤一行之悔是謂不孝訓退而思曰二十年從新義之教爭能否於筆舌間豈曰躬之云乎更始誦語孟經史稼穡致養不汲於利祿一日遣猶子及仁以致政大天譚公中所比次其母英氏行治狀果請銘其墓予益知訓趣善之易盖有自矣夫人世居潭州之湘潭縣在家言不出口敏於女工年二十有一歸同縣楊君振伯起即訓父曰舅諱鼎字仲宝孝行聞州里推家財與兄弟自力而居室於德義者遊好賓客樂振施而姑亦薦於姻親收恤困乏內外館無虛日夫

人於祀饋賓客之奉親服烹任舅姑甘食則喜甚饌寡則懼不遑處嘗為姑製衣灯膏小汙通夕不能寐姑初不之責也而夫人終身以是為懷舅疽疾伯起吮疽夫人煮粥藥不解衣者數月孤姑老有瘡血疾凡掖持擲沐洒廁踰一出夫人手冽寒愔暑不少解伯起未疾夫人事之視舅姑市家失火伯起奉親出夫人守舍火火至隣婦使避之應曰夫君未來廟主在吾何之已而旁舍皆燬楊氏之居獨存喪舅姑及夫送終周緼執喪哀戚夫族妹二人孤道為擇壻嫁遣之始疾女二人姑遺取而養成之各得所歸伯起前配黎氏生子曰詵曰誼夫人願復而已出姑憫其勤曰盍誘使令似間尔力天人曰一有不至非異人任也

舅姑大悅詵誼就外傳又躬親其事師之服膳誼它日著
声鄉黨庠序間夫人生三子訓又從師被扑逃歸夫人亟
遣之曰少焉姑息長必敗家力田詠修奉子業早死一女
進嫁士彭大受詠之死也妻謝氏齒尚壯其兄議更嫁之
夫人因暇日語及里中某人之妻曰夫亡有子而再適彼
盖不知非婦人行也謝氏聞而守節詠子友仁齟齬即教
以詩書稍長誨之曰汝不逮父惟力學可以報姑存日家
資累鉅萬也慮三第不能保割三十分之十遺之夫人謂
等曰汝以是為生之基矣慎勿計多寡晚歲亦裕如也
而夫人服紵補敦儉朴績麻不釋手子孫勸以毋自勞夫
人曰此婦事也不然何所用心年七十有八以微疾終子

婦泣而請所言夫人曰無累實紹興乙丑歲五月十有八
日也婦男女若干人訓等以仲秋壬寅奉柩葬于縣之上
明鄉龍歸山銘曰

女則婉婦則祇母則均姑則慈壽富康兮天報宜鏤石紀
德千祀垂

進士梁君墓誌銘

番禺詎京師盈三千里吉行三月而後至中州淑氣既界
嶺而不南故南粵之地多山少田草木鬱鬱醫生聚稀闕而
嵐氛瘴毒興焉凡震于物產者其形色臭味例之華土得
土彷彿耳生人其間所稟不能獨厚况聲教遐遠乎幸而
有穎秀之看乃無播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啓覺於人又

無高蹈潛夫人含章隱耀相與薰陶浸灌以輔成其美則
由中材而淪昏不振者天豈少哉若梁君觀國所謂豪傑
特立之士歟觀國君名其字賓卿本隴右人五季南徙遂
為蕃禺人賓卿始業儒挺挺屹屹如孤松立石孔再預州
薦輒報聞罷年益壯長退而取經書熟復誦之浩然歎曰
嗟夫聖賢垂教乃使人諱于口吻誕于紙筆小而干澤天
而迷國此荆舒公用以盲瞶天下者可守而弗愛耶哀所
作科奉文昇諸火勵志求道沉浸醲郁殊途百慮一歸於
正資之深持之久確乎其不可奪也嘗謂學而畔道皆由
異端惑之乃力排老佛二氏窮其指歸擿其蠱禍若言若
行若事必折以正理食息語默未嘗忘也為奏疏兩通各

萬言走私僮謁諸天子願屏絕二氏勿俾無父無君之術
侵奈人紀會所在道梗阻於上聞時為文章亦不及它故
一以攘斥二氏為機抒且作勸諭一篇鋟版廣播之見斯
人陷溺者不啻如流痾伏讀之切其體也有賓客來必探
其微知其其在溺中則不復發口或徑歸掩闕而臥晚節見
溺者益衆化之難入亦不復對客曰閱百人未得一二何
以見為前後分閫伏節者衆矣迄無知者其州之人第私
竊姍駁之曰彼其愚欤抑有狂易病坎紹興壬戌歲予退
居衡山之陽辱賓卿詔書致雜文一編凡數十首蓋因其
友高登以知予之有志乎鄒魯而無趣於竺乾也其文豪
勁該辯或勸或戒率不苟作用予是信人生繫不方所但

賦受不與邾氣值則矜靈定自拔倫每為知交論人勿輒
稱而揚之曰豈意嶺海間有奇士如梁觀國者乎後三年
乃聞其死齋咨太息且弔吾道之不幸賓卿得年五十九
死之時十六年四月八日也數子皆天其遺文存者有歸
正集二十卷議文五卷駭其羽翼異端者編正喪禮十五
卷以革用道士僧者壺教十五卷付其女弟為師訓問巷
童女以守禮法勿徇俗溺也死之逾月其友人陳元中率
門人約古禮葬之賓卿所與遊獨高陳二子耳二子閩人
也予慨憫賓卿篤信好古守死善道恐其泯沒而無傳訪
其平生而得其本末如此為叙而明之予不識二子且聞
遠宦而陳居番禺也遂以授之使鐫石而瘞諸其墓前因

廣其趨曰士之大致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非所慕志於
功名者富貴利達非所羨求富貴利達而已矣則亦無所
不至矣而此三致又各有二端謂富貴之義與不義功名
之正與不正道德之純全與不純全也彼異端之所謂道
蓋非純全者也然其說誇張侈大而有關鍵鈎能操切人
入明夷之左腹其似是而非不可不注意蓋相去豪忽耳
高明修潔之資亟於上達者以仲尼天訓為迂且淺遂甘
心於彼服其服食其食一循其圈積深入其粵突矣而考
其行事乃自置於彞倫之外形猶毀之况其心乎由此觀
之賓卿之賢豈不過人遠甚使獲親道其所進立必不止
是是又可重惜者銘曰

扶正有要絕要有幾非造道者倨熟能之昔在昌黎逮乎六一皇極是老佛是黜其言雖長彼徒自昌滔々橫流塊土莫當其必可當必兩君子一言折之利心怖死利誘人貪死脅人疑千經萬論卒歸于私君子教行雲披日耀以驗彼情無遁照邪火雖熄邪已消亦且鼓鐘莫榮其彫卓哉梁生生在遐域無師可親探諸方冊得匪用來聞而知歟否則安能薦信弗渝大布之衣藜羹糗饌其中沛然孰為卿相厄窮已矣雖莫之嗟士而死道君何歟耶越山峩峩下奠潮汐與君令名俱久無極

左朝奉大夫集英殿修撰翁公神道碑

東漢而後賢士大夫多由銘誄以傳國朝官至卿監即附

史立傳之躰略而直志銘之義婉而詳以二者參考之則斯人之實殆不可掩已不幸而史或闕遺志之者又有所未盡則金石之託亦無以行乎悠久豈非尚論者之所惜哉前奉常翁公既沒之六年其為其孫女壻得徵士劉勉之所述公行事狀與故中書舍人呂君本中所撰公志銘而求公遺文於其孫紹之蓋亂離放失之餘尚班々也夫作史者未嘗不先詢求于當傳之家次及于見聞故其家之所載宜尤悉以俟太史氏采擇而孝子慈孫思顯揚祖考者必為之行錄以諸幽藏之文猶以為未也復大書深刻于外曰表曰碣曰神道碑而門人學者往々為之歌詩贊誄以翼而張之庶乎其先德之流先而不泯斯亦仁之

至義之盡矣紹之以是見謂曰先祖應得神道碑願屬之
之寅曰父執也不敢辭乃次序之曰公諱彥深字養源世
居建州崇安縣之白水曾祖伯珍不仕祖元元贈朝奉郎
考仲通仕至朝奉郎累贈至特進特進恂恂長者不言人
過師事安定胡瑗先生歸以諸經教授從之者數百人守
官多建學校興水利前後溉田萬餘頃用游有貴達者欲
援之輒辭以親老生三子公仲也初補太學廡齋郎紹聖
元年中進士第出身福州侯官主簿攝閩清令為濠州鐘
離令詳定九域志所編修官秘書丞禮金部員外郎提點
淮東湖南京西路刑獄尚書右司員外郎秘書少監國子
祭酒秘書監除集英殿修撰知濟南府提拿南京鴻慶宮

知婺州亳州未赴入為太常少卿復以修撰提拿江州大
平觀則公所歷任也由選調改宣德郎遷至左中奉大夫
則公所歷官也生於熙寧己未十一月之甲午終於紹興
辛酉五月之戊申則公所享之年也葬於所居里之鍾臺
山與其妃余氏恭人同藏則公將沒之治命也初與鄉薦
中南宮選而丁父憂次榜乃奉庭對其在侯官月奉錢十
有二千公以奉母以一資女弟與布衣數十人交友論文
覽勝皆知名閩清故令厚歛諛部使者公條具以告且乞
閩諸朝省部使者善之邑之苛政盡革令鍾離時崇寧間
也歲大蝗公請于當路得米十萬斛食餓者貸之種明年
鄰邑田尚蕪而鍾離獨賴麥以免飢既滿秩丁內艱哀毀

骨立除不忍去墳壠者幾年大臣薦入書局更六歲不遷
淡如也其於古今地理多所是正而丞中秘遂為南宮郎
逾年改金部凡度支用無成法者移金部給之重複無以
稽考公立藉以着移吏姦遂沮自外使召為都司入對論
奏讞之弊曰伏見君淮東十一州軍政和六年七年坐殺
人而死者總十有二人刑幾措矣然計二年之獄蓋一百
三十二人而獨此十二人者死問之有司則曰不死者有
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于漢唐未有殺人不死之法在
律詈人者笞四十借如以一詈之故即遭毆殺人者不
死詈人者願當死輕重倒置莫此為甚且百有二十人皆
大辟也州郡奏而免之可謂仁心矣彼其遭殺者受無辜

之雪而御不報之寃反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乃仁於
強暴使寡弱者不保其生烏在其為平也以一路二年計
之已如此天如此天下覆當幾何所謂好者將以省刑而
召和氣也今舍止殺之具致被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寬
殺人之人使銜寃者益衆非所以召和氣也朝廷徒見夫
歲斷辟之少以為刑將措矣盍亦并奏案而計之乎致治
猶元氣也刑之禁民為非猶藥疾也慕措刑之虛名而忘
失刑之實患是猶慕治之古無札瘥而但去其藥民知擠
于溝壑矣今之官吏外希靈活之賞內冀陰德之報遞相
驅煽遂成風俗一作奏案無敢異議胥吏乘之姦弊萬態
文致情理莫可究詰讞狀徑上不由憲司其就東市者大

抵貧民耳臣請於讞狀列囚之戶等使大理刑部得以檢察庶少革其弊茲之退而以民間疾苦論于宰相且條所宜張者甚衆又與同僚綱紀省務追復舊制於是堂吏失權而宰不悅會公弟為御史中丞公引嫌自列即徒為秘書監公建言唐人文章悉藏御府而本朝不然宜訪求國初至今諸儒論纂可傳永久者並以未上范之宣和元年冬盜起睦州東南大震上言兩浙自錢氏納土百四十余年無桴鼓之警今狂夫一笑泛者如雲若非百姓不樂其生何以致此夫民有疾苦不得上聞者二十餘年以言為諱故也宜取上書邾等名籍焚諸通衢應太學生上書更不經由長貳刪去火觀三年指揮而下詔求直言則天下

之事畢陳于旒宸之前矣又言陳官久闕不除者以朝廷無事四方無虞不必論列故也今羽書狎至禁旅出諸路騷然調兵餽餉不可謂無事矣抗為都會歛睦巖邑也城郭焚湯死者莫知其數不可謂無虞矣迹其致此豈無所自哉宜悉召忠臣義士列於諫垣直言日聞此致盡則則海竦然知陛下之德如禹湯之心雖太平可致也盜何足云乎又言六路者朝廷府藏而淮南處上流淮南者六路咽喉而揚據要害今乃地最狹力最弱非所以為控扼也乞熙寧故事廢高郵為縣及取泰興之泰興海陵俱隸揚州官則減冗員民力頓寬形勢增強戰守有備矣且乞亟選忠義名節之士易松江守臣之不勝任者其語之切

當者曰折衝禦侮要在得人而已明年秋方賊平公又言大軍之後公私虛困拊綏安集之事尤當加意唐既平龐勛不能深恤其民遂致符之亂可以為監今賊魁就擒而它方相應蠶起者尚多有之宜曲赦二浙江東西福建淮東南路不問前過俾各復其業今下十日不散者亦未得進兵具賊首姓名以聞其所破六州及諸縣遺民無幾宜蠲放兩稅三年免役一年權罷和預買犄閣見欠常平錢坊渡課利病減半盡三年止州縣官非治獄可暫減者減之曹官可暫併省者省之茶鹽宜暫弛之非泛拋買年例科率宜並止之商人販牛及五穀農器如六州者宜蠲其征比緣軍興除武臣守郡若尉者宜还用文吏其越台温

温秀信建宣則勤於戰守昇與濶則大兵所駐饒蘇湖明常廣德則供頻煩皆失耕桑之候宜於蠲兩稅一年免役和預買一次而蠲放所在官兵之費宜委發運司速於農熟州郡置場和糴專一應副仍不得科糴於人戶及用官告度牒香藥鈔準直乞從朝廷支降見錢務令實惠早及百姓朝廷既下赦其間條目徃徃有用公所請者南師凱旋即議北討公見宰相論曰匈奴自古抗衡中國前世能臣服之未嘗不因其乖亂今遼主猶存而守燕者自立此其乖亂之時也徒以女真內侵隔絕其間是以未至爭國為吾之計莫若駐師境上養威飭備俟女真退卻匈奴兩主必且交兵吾勿有所助彼兵爭不解人畜耗盡猛敵時

發勢力皆窮當有疑塞稱臣者然後撫而定之使向慕義
永為宋藩則功光祖宗德垂後裔可謂萬世一時矣既不
渝盟信結方外一利也大河東北無調發之勞金革之患
二利也契丹為吾固圉女真不得窺邊三利也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又况全燕本非我有委之以封北狄吾又從而
助之則備女真有餘力矣今女真須半得燕地而不能得
其人則引弓之民燕尚屬之王師出境能必克乎未能必
克而先自渝盟兵連芴水之上曠日引久是使女真為卞
莊子也禹已燕已衰弱屈服於我露布告捷天声赫然信
可夸耀一時矣女真席破燕之威長驅而南是吾代契丹
受猛敵也然則王師克與不克皆未見其可且契丹與國

也女真虎狼也今有虎狼咆哮垣墉之外已自當之乎抑
使人當之乎夫拓復土宅誠曰美事亦必長慮却顧保無
後虞乃可也矧女真方張貪噬無厭而欲與之為鄰決有
近憂豈惟王宇不可拓復而已乎以愚見揆之如二漢故
事使契丹當女真便是時廟筭已定不可回也車駕幸三
館賜公三品服未幾師表成均建言自三行李急於中選
有苟得之心不復窮經閱史惟誦程文為楷式以剽竊對
義以阿諛荅策氣節委靡實闕盛衰識者以為深憂今既
罷舍法宜降詔旨申救多士俾深明經術博知古今以養
其氣節在外舊無教授處委知通物色名士為衆所惟服
者充之於是大李士習稍變蔡氏子任大宗伯媚公異已

諧之云所以勸誘皆元祐李也徒拜秘書監公笑曰彼亦
 知有元祐李耶八月朔日食太史前一夕以奏且移省知
 而執移者誤送著作局及期百官赴明堂待班朔車駕不
 出始知日食公坐是降兩官守濟南復值歲大飢公糞粟
 平糶民賴以安輦運司和糶麥經制司責民燕山府貨錢
 皆奏罷之帥司捕盜將過境內殺平人十二公痛劾之詔
 鞠引伏而為權倖所沮宦李彥奉使至公待之如舊儀彥
 大怒降公提率南京鴻慶宮素愛金陵江山之勝遂買宅
 居焉除守婺改亳州尚待次建炎元年十月召貳奉常從
 車駕自睢陽至江都是歲卜劾宰相以出可虞築壇城中
 公陳三不爭之不從又每陳江都無險固宜早渡江以定

經組堂重錄

基業又不納二年冬大諫鄭毅者論公緣李綱相令命見
 綱被黜輒裏忿恚神識如癡無心職事每食已乃赴寺數
 刻而出有言罷免未兩月女真輕軍未襲而東南亦多故
 矣公自是不復當世之念歸老舊山貧甚故食祠祿逮于
 終其為人忠厚樂易平居靜默喜愠弗形接人無衆寡小
 大一一以莊謹雖家人不見其隋容自少至老且病未嘗書
 不觀道論古惜博洽審緻無少舛謬鑿裁精遠臧否泯然
 而膏中是非如白黑也語甚稀簡出必中理不以已所不
 能者告人女兄嘗以子屬公補官公經邦祀思即以名上
 而法不許也或勸公改秦族黨者公泫然曰亡姊之意切
 姑行吾志焉守宦四值旱飢力李荒政皇皇然如在已所

活者不可勝計在濟南日山東多郡盜公所部獨無知每與僚論事率以教化為本勤恤為先不汲汲於簿書期會馭吏不嚴而畏亦無敢欺侮者志慕前脩期以所存及物既稍用會在位者以市為朝公冲泊自守見謂連蹇然弗屑也梁師成提奉秘書凡文士希進者必稱門生宰相且然公未嘗一造其舍師成數致頌見之意公卒不往或尤其太甚正色曰三館在大慶殿旁乃國家書院也巨璫須貴猶在事老兵耳吾領袖群英而納交于彼不惧辱天子之館乎少監蜀人韓其姓者來方其詞采受梁知猶難於越公而進乃以日食不奏出公翌日韓即召試知制誥公之文質而麗躰製多做古作者凡十五卷又有皇宋

昭姓錄十五卷忠義列傳二卷唐史評一卷鍾離子自叙一卷公嘗宰鍾離故因以為號其著迷之最刻意者莫如春秋李蓋纂特進公之遺業而流源自安定先生以來成書十二卷有卓絕之論百餘條嘗有客以荆國王文公畫像示公求為贊者公筆之曰杜長菑書癖老大禪寂痼枉教黃閣開竟把蒼生誤雖總二十言而王氏之平生亦槩舉矣惟公李術有本取舍素定不必遊亦不必退遍舟短棹夷猶於橫流之世漢而不溺既老且窮所履益固嗚呼孔子稱尚德君子詩歌老成人子雲所謂不作苟見不治苟得非公其誰安葬以終之明年十二月丙寅子揆文林郎密州司戶曹事及二女皆先卒揆自有志孫男紹之右

迪功卽湖州德清主簿存之登仕卽蒙之右迪功卽衢州常山縣尉孫女長適右文林卽福建茶司幹官余社次卽寅婦寅既得公言行之詳而屬此之如此又係之以詩詩曰士名一善其中或偶言純行懿惟學斯有季亦多門各趨所安孰沂其派而窮其源元豐作人迪以新說元祐之教祖訓是式渾渾翁公亶其竟而何去何從善則吾師潛思麟經多所得發於云為正靜溫直以其不競因不見庸以或尼之德名乃崇散逸之餘哀載遂少於稽厥心既亦皎皎白水之源千古之藏賚其後人寶繁且昌

左朝散卽江君墓誌銘

予嘗觀自古搶攘之會上之人急於有濟才智者乘時願

奮以取世資而狂譎夸妄之徒亦因得術鬻而售已異不如是者鮮矣建炎己酉聖潛四年十有九由左朝散卽主管江州太平觀遂請衣冠者十年之舊若谷以狀未再拜而泣請予銘公墓乃次第為叙係之以銘銘曰

粵肇接公西邑洛只居鄰一墻悟集教只花塢竹溪名園廊只風月雪其大雪漠漠只朝觀並轡夜飲藥只烹蒸饗菽間羔酪只瓶缶婁罄餘滓粕只唱酬翻水棊響雹落只或激烈高歌幽思以託只歌及王風發畏悞只襟袂中分吳楚各只忽復相值潭鼎郭只我顏換朱公髮如鶴只曩遊不嗣懽不可作只願欽為政惻民瘼只邦條式序使華燦只為國固基苛賦削只源流西漢旣精且博只孝乎惟

孝又能處約只何任路回環進而復却只何不羽儀望臺
閣只群飛薨、何遺一鶚只蕭條夢南媚蘭葯只豫章翳
雲忽隕籜只文既成編子恪只銘以永之後於鏤

處士魏君墓誌銘

紹興十有六年秋予過建陽魏挺之以名謁來既見神出
書相屬陳義甚高不為斌詞又所出論著一編予熟復其
平訂馳騁上下文采蔚然無牽子態度它日又得其古律
詩數十首幽思敢發雖窮為布衣而邁往之氣軒翔乎筆
墨之外將有以自表於世者問之伯氏伯氏曰是建陽之
秀也予私謂魏子能外擇所從從必其義方之訓良有素
矣然恨未與之款語益叩其所自到越三年乃以計來曰

挺之罪大不天先君請如四川交子行之湖北公曰以引
摧貨惟缺錢重難持也是故可行今亦壞矣柰何復因此
方哉乃論罷之郡有孳廢而無生徒公請以官田充孳糧
養士子南夷聞中國方用兵遣小行人未告願獻馬二十
匹趨行宮公曰今天駟雲屯充厩不駕何假汝數乘耶且
馬直不至二百萬錢而供億勞費當不啻數倍其民取便
乎即戒疆吏毋得內修城壘踈溝瀆縣令勸農桑墾田畝
百姓安之八年除湖南轉運判官均節財用除苛斂於民
歲九十六萬度支疑蠲減過多公曰軍民食不給漕臣當
任其責何敢要吝以敗軍事自投憲綱哉然襄漢營屯卒
不之事以母老丐祠官歸養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再

為湖北轉運判官朝廷移田晟軍自蜀來屯于荆南令公專主餽餉公得請以常平經總錢穀支用乃不加賦於民代還卜居武後營小補率子弟奉親修然自樂十六年七月一日無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八通亮純厚不汲汲進取廉潔自持誠心好善誦前漢書寒暑不懈為文典麗議論有經據長於歌詩孝反之志老而彌篤每侍親疾寢食幾廢對母婉愉燕粲能見子然歷官至朝請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趙氏封恭人兩男長若水次若谷皆右廸功郎女三人未嫁以其年十月十日合恭人葬于武陵縣羅紋山之原予於公三庸有之石碣之殺子忠也郭巨之瘞子孝也豈惟忠孝之人如是貪而妬者亦然獨不聞武昭儀斃

而見衾下乎議遂決兵官杖營卒致死上下籍籍大擊十數人命公讞公曰皆當用階級不當以法繩之盡從所擊兵官亦置不聞七年改京秩為坊州教授歲滿除太學正以貧丐外宣和三年為京西轉運司主管文字有吏乾沒沒官錢十三萬緡公發其事當受賞而不言同僚問之公曰稽考職也七年改廊廡路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時童貫檄五路勤兵將襲夏人取天德雲內州公力爭於主帥曰山之後困力竭矣而士卒藥創未復柰何輕以一尺之紙搖十萬之衆願審奏受成筭未晚也不浹日果詔罷後戒生事者除判西京國子監靖元年有旨以一時之秀召赴闕未赴轉徙南渡奉親隱約雖薪水皆躬之迄不求諸

人紹興元年應京南鎮撫使辟為叅謀武人方專決公公
導以義理所全活甚衆建議毋用便宜請一切循成法勿
以將佐親民招徠歸業之人薄立租稅荆峽荒餘陰受其
賜制置司與鎮撫使皆受命收復襄陽荆南兵先入置司
爭功朝廷命分析軍情不安公曰何以為功為亦不可辯
當以表謝罪曰願喜封疆之復仰寬君父之憂朝廷善之
丁忠奉公憂哀毀過禮負土甓伍傭保以克襄事服除六
年知沅州有言者又善守終其才克有傳為人子孫亦庶
幾無愧銘曰

江以國氏為究人嘉之亂統也南奔奕葉江左庸昌厥門
有世源者官遊信安子孫家焉寶君之先世載其美又集

厥身吳詒之際以身為尊黜從小官王事益勤北風振海
大浸稽天千帆爭駕一棹獨守約之仁歛而弗先天且篤
之在後昆

左朝請大夫王公墓誌銘

公諱振字東鄉姓王氏四世祖江南從其主歸命遂為開
封人曾祖密不仕祖昌太子左司禦率府公澤朝奉郎致
仕贈中奉大夫母崔夫人早世繼母楊氏封令人公幼而
慧不嬉遊年七歲得歐陽公五代史一讀輒成誦既冠遊
太學再奉禮部登大觀三年上舍第注均州司法叅軍提
舉曾弼愛其才薦為教官講訓不倦預賓者歲率數人每
至旁郡校試文多得鄉閭知名士政和四年調太原陽曲

丞中貴境傳命過境得白石遂以室聞有旨取五斛且令
充貴府委公監採公至其處召父老究利病既以狀白府
曰石瑣瑣廷備方物斲取實難政使得之將久貽斯人患
願奏罷之尹曰丞不畏辜耶公曰便嬖以此病太原之民
丞安所逃辜尹傳之乃上其事遂寢府有二婦同歸居而
寡家貲累巨萬長婦兩子次婦一字俱戲二子墮井子弟
以冤告訊其辭則似有謀焉而府尹終疑乃謂公曰毋之
愛子均也何至自殺耶公曰溢不能冒田旱則啓函灌輸
在餘杭為千餘頃之力惠及旁郡者又倍蓰焉年浸久函
既虧䟽塘長貧賂竊啓以過舟水因天至官吏又遽塞之
弭目前之患於是特函之田十歲九潦始成沮如公至則

詢父老得利病甚詳民知公之有心於興廢也咸勸趨之
乃以農隙度功賦事自西函及錢塘境凡二十餘垧皆復
堅壯公躬親視後數瘞飢渴不少懈民亦忘其勞一日甚
雪約使霽而未咸曰縣大夫猶在此終莫肯去既成百姓
歡舞琢石刻詞以章公惠用年勞錫五品服尋請奉祠遂
謝病嘗自述其平生曰吾少時挾策遊場屋偶拾一官行
二十年幸䟽榮及親有田二百畝無尚平之憂吾分足矣
宦途風波奚可蹈犯人苦不知休官逾進心愈後祿逾多
用逾廣氣逾驕意逾銳機詐日生佞邪日甚危禍奄至可
為長太息也既得謝不入城郭幅巾野服蕭散林休泉間
接物和易稱人善如在已矧贍困之勸勉情游鄉里愛而

敬之奉身甚薄無声色嗜好淡如也閨門之內睦而有制積俸餘及妻奩具嫁孤女凡六人病服藥曰吾素克踐脩命可逃乎盥櫛而坐含笑如瞑家人視之已逝矣享年六十有六紹興十六年八月十六日也娶建康業氏鸚臚少卿大方之女封安人五男子邦先以世賞右從政郎新臨安府昌化縣令溥登進士第左迪功郎新袁州州李教授邦亨邦翰邦憲皆習科卒業公從弟襄無子公以邦翰為之後三女皆得所歸孫男女各三人公好讀書至老手之不釋時時作詩多奇句然為文不喜留藁今存者三卷諸孤以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奉公葬于開化縣之倉塢源先塋南是侍郎至公世取進士高等處州之墓江西李恭伯

為志焉哉方與通奉則翰林王明叟為志焉聖潛舊歌詠費仰之或未必知公之志也後十二年公子邦先為零陵決曹掾予適守是邦嘗辱公手書詞意溫重而邦先飭躬咨恪次予固諗其議方所自又六年邦先以婺州別駕呂帆中所狀公行治來謁銘予孰復再三恨不及識公於是焉得公之為人蓋審乃序而銘之公江姓名袞聖潛字也世為衢州開化縣人曾祖鎬尚書屯田郎中知處州贈刑部侍郎祖揖尚書職方員外郎知撫州贈中大夫父汝言北京留守推官潤州金壇縣令贈左通大夫母石氏贈石人公幼知奮勵稍長操履不群補太孛生自立嶷然好古尚友連于二親憂執喪哀戚甚悼廬于墓次服除再貢名

禮籍處太李十年聲聞秀令中大觀戊子進士第授通州
靜海縣主簿滿歲遷磁州邯鄲縣令發姦摘伏惠愛兼流
部次史之辟擢保州教授邯鄲民惜其去遮道者衆且遠
用薦章改京秩擬徐州彭城縣丞未赴除廣親北宅宗子
博士端靜居官不事造請言者劾公令邯鄲日部築泮州
城斬官林為板幹罪也黜送銓部授平江府司兵曹事方
臘之亂有商旅數十人入境惶遽郡將疑其為謀將殺之
公力爭非是卒免之後知杭州餘杭縣一日它邑有賈人
訟僧竊其券者官久不能決郡將以委公公捕賈之黨與
鞫得其情乃負僧博金無償因瘞券于寺而誣之既得券
賈遂伏辜一府皆驚守歎曰江君可謂掘地決獄者矣

水發源天目山經六邑入于具區餘杭介乎二之下三之
上地勢按衍當水衝集法流歲必婁至為害甚廣後漢熹
車中陳渾宰是邑始築南北兩湖潴水以殺甚所謂西函
者據黃母港莒與溪之會疊石起埭均節盈縮雖霖於戊
辰六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日月有時用季冬七日克就窀
穸之事惟先德潛晦若無一言語久遠是挺之重不孝之
負今既得鄉丈人朝請立公所次行錄敢緣一日昆季闌
門之契丐為銘文使先君自託以不朽則挺之即死而無
恨予乃取狀所載之大節序而銘之曰君諱大名字國賓
其先汴人五季避地入閩始居甌寧至高祖秘書少監又
遷于建陽曾大父顓累預計借詞賦有能稱藏書甚富湛

浸簡出父貢大觀擢進士第杭直違俗淹回州縣官止文
林卽君少讀書博通而不事科奉文倜儻輕施重諾里人
急急難或凶歲族黨不給者未嘗不量厚薄濟助之手足
惟兄二人蓋文林所鍾愛也君遂以先業三分各居一焉
中娶葉氏有前夫一見尚幼會劇賊入境葉以季死君携
見逃難不在已子之後人問其故君曰使此兒不幸死則
陳氏不祀矣賊單人返業爭營生理君獨益務收書教子
嘗得美木欲自送者命工度之乃足四觀君欣然曰族人
若某若某者可取於此矣故廬有書樓水閣竹木蔽虧十
畝荷池映帶左右承平之際日與親朋觴詠其中自經喪
亂卽不懷安居處服用取足而已先娶饒氏最後徐氏四

子挺之長曰存之順之貫之皆業進士三女長適龔湜故
潮陽太守寬之子也餘未嫁孫曰繁曰繼皆幼君享年五
十有七其葬在邑之招賢原銘曰

學不蘄聞也庸美厥身富不蘄壅也樂周乎人君子之過
以厚長者之風未泯玩圖書而卒歲資咲傲以陶真克有
嗣子尚友親仁舉華乎文苑之祗奮鬣乎天池之濱思顯
親以稱頌猗何憾乎國賓

王氏墓誌銘

紹興二十年六月晦日湘南逸民彪彪虎臣之妻王氏卒
年六十有三王氏齟齬卽知學女事於織維組紉酒醬哺
脩蓋藏備曉治旣歸虎臣虎臣遊庠序有才倭称及親老

不復求仕以經術教授鄉里而貧特甚王能順承舅姑燕其志氣舅沒佐夫治喪事蹈履誠信歛手足形還葬姑益老王氏於其衣服飲食藥餌必躬親之凡二十年未嘗懈生二子居厚居止是孩提時教以善道他日謂其夫曰聞克客言於君者皆謂讀書務記誦為章句取利祿我竊異其言幸教二子勿同流俗一女適鄉人許君許君蚤死無子王氏戒之曰婦氏太守節而父言古有共姜能此道父母欲嫁之共姜作柏舟之詩誓而弗許尔宜取其詩讀之無貽吾羞尔夫無嗣若求諸宗族而善撫養之未必不逾於已所生也故許氏夫以繁華時孀居靡他能立許君嗣烏乎王氏負識致如此故相其夫處陋巷伏飢臘寒而羞

經鑑堂重錄

饋祀待賓客蕭給無乏上下謹喜族黨鄰里莫有間言臨終戒勿用浮屠氏曰妄誕不可信也喪事祇家有無足矣子孫古礼以明年二月五日丙午葬于縣之易俗鄉白木芭蕉之原彪氏與班氏出於閩穀於菟而彪氏自衛國彪後之後有聞人臣七世祖在李唐中季避山東乱南來居於湘鄉祖淑好善樂施父約孝友渾厚聞有言人過失者則掩耳去之兄弟欲分散不得已於室屋取其庫陋者田園取其僻瘠者久之兄弟悉破其分又將鬪奪公推而與之誅茅而居稱貸而食其尤無良者以公為可欺益不顧忌公遂徙居湘潭曰吾所以終保兄弟也虎臣又以學行為鄉先生而王氏為內助生才子有男孫六翹翼翔翻

卷二十六
聖女孫四人多秀異可聞詩禮者此積累之効其侵興乎
居正從吾弟宏學故宏知其家事尤詳次弟王氏懿授居
正居正求銘於予予而銘之曰
為親不慈為子尚孝慈而孝之仁義可勵純播淑令不在
斯文力善以昌繫其後昆

太孺人李氏墓誌銘

太孺人姓李氏桂林訾家洲人觀州富銀監主世則之女
太孺人年十四而孤家窶甚又無男兄弟與諸妹深居奉
母黨巷人為之憂而能久處約也年二十有一始歸同邑
人黃君表中養不逮舅以事母者事其姑怡怡婉婉承志
服勞無違忤其姑每日自此婦來賡饋職黃氏之族愈睦

吾食旨而寢甘於是諸娣姒交頤致養而姑獨安於太孺
人事始十六年如一日不以久倦有間毀者生子四人夫
延師力教太孺人悉心協相之腆其禮弊雖質剂服環弗
告貧也子齊既決科筮仕未幾丁外艱後為州別駕二千
石奉板輿從官祿入向豐矣而太孺人勤儉不汰與昔無
異年益高性益慈周旋因乏閔下勞勸他人臧否一不掛
口間之內未嘗間其詡也諸孫初能言即以孝經授之焉
老亦不忘齋先攝符新興甫二年遂真拜太孺人年七十
有六以疾終實紹興二十三年五月八日齊弟庭宸育皆
進脩士業女二人長元祀所出太孺撫猶已子適靈川縣
進士劉某次適右從政鬱林州興業縣令秦籲孫男十二

人齊通籍左奉議郎遇郊祀赦令恩追贈其父右承事郎而封太孺人今號喪行有日齊以其門人南恩州司戶黃執礼所次太孺人內行狀未曰齊不孝將以十二月丙午葬吾每于某縣東鄉福壽里蛟龍木山聖泉之原請銘其狀藏予曰某也既非立言者且未路推顏豈所託以傳信齊請弥確乃不獲固辭為叙而銘之

幽閨靜淑苟有家則宜之帆孝厥姑兮神以福魄之白屋而諸門兮吾與我之子規之嗇然邦侯之壽母兮金花誥爰寵綏之蘭玉培其堦庭兮慶流羨夫孰夷之歲石子泉高兮琢詞顯以丕之

明年齊又以書來曰理銘為悠久計然百世後不幸出乎

人間曷若以昭乎今之今更願碣立之墓前可乎予惟齊欲顯揚其親雖杜元凱峴首漢淵之謀何以尚茲乃不易初文書以畀之庶懿邵之不渝也

承仕郎蔣君墓誌銘

新昌郡學教授蔣允濟既葬其父承事君五年未見謂曰先子之藏左廸功郎摧藤州岑溪縣令石安民雖實銘之更願為墓碣庶伸罔極之思且袖出石文垂涕泫再三請予不得辭乃約銘志所載而著之曰君八桂興安人諱熙字明遠生七歲而孤號慕如成人長事母躬事膳寢飢寒燠之適母病不解衣者累月喪母報喪哀毀每遇父母諱日輒哭泣不食事叔父致其孝有間之者叔父懟君順承

愈謹叔父病率諸子事奉不少弛叔父愛以感生初君服勤南畝以供親養恨不得從孝後居室苟合矣乃俾二子業經史求師友曰吾為其勞女為其逸盡勉則吾志二子承訓自力遂同登進士第君稟賦剛直不忘交際見布衣常帶之善者則禮遇之言不及則利惟贊使勉懋脩身揚名周恤困窶至於解衣節食以貧且賤故周知民間疾瘼吏道疵病其子居官君必戒以廉敏公正督責尤嚴於未仕時或有稽緩必曰民苦于是及曹無滯事然後言色怡然故久濟惡明白表表有立所至號循吏君三世隱約不耀及君教民起家而蔣氏有聞矣蔣氏之在永桂間者大抵出於蜀相琰公永桂之蔣儒衣仕版相望也君長子允

中左廸功郎卒於融州融水尉允濟既升朝列預紹興十九年冬祀南郊赦今對君右承事郎致仕君享與年卒葬月日其賢妃孺人秦氏及女嫁孫名則石文具之惟次叙其潛德必流羨于後者使刻諸墓道而繫之以詞其詞曰萬於親嚴於子言不及利惟義與理雖曰未學是即學矣嗟嗟士大夫身紆紫朱言與行乖何貴讀書種之以德芳百年之則芳俾後有考芳不在斯勤芳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七

祭外舅張兵部

承奉郎新除起居郎胡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致政大人之靈惟公受資敏哲稟德夷粹飭身脩行博學
強記妙齡發策早冗自試不馳不競悠然卒歲擢為御史
排擊蔡氏即被決斥冒不少愴還寘郎省復為郡寄文昌
羽衣太守豈弟周旋出入三已三仕公時既老成守道克
密笑色温如一坐和氣不義浮雲弃若唾涕蔡氏門招之
歛衽謹避竟不得汙以成其志惟公宦遊踰五十祀其在
京師舉子奏技疇咨衡鑑惟公是卑錙銖罔忒妍醜莫蔽
一時公卿多門下士奮身寒遠稟肉既繼豐人約已脫粟

布被平生嗜書白益厲藏之萬籤不以足意抄之龜手不
為勸拔其英華拔其根柢發之章 奧雅精麗不自表襮
狐裘反衣誰之不如雲路獨躡訖無見知奄忽違世嗚呼
哀哉宣和辛丑我仕初筮試于南宮萬人來萃公德其文
手之不置擢于上科見謂遠器妻以季女申篤情義登門
受教盡發其祕日聞格言飽識寄字別于都城後會難冀
公守定陶我官洛汭公歸甌閩我客淮泗心與雲飛跡若
艷繫祝公百齡庶得款侍一疾何遽電倏川逝病不執手
奠不躬醊劔不憑隧死生永隔有雨如淚自公之沒亂日
益熾胡塵暗天流血滿地中原衣冠流落四裔孰得耆老
晏晏休致歸榮故鄉順命委蛻生雖不遇死則無愧如如

彼美玉今古所貴埋之佳城韞匱何異善積流行况有賢
嗣終大公門亦復何喟

祭亡室張氏

維紹興七年歲在丁巳九月某日天胡寅明仲謹遣香燭
酒茗果饌衣服歸祭亡室宜 張氏德馨四十三娘之靈
嗚呼哀哉與君因緣十有六年逮事翁姑最蒙撫憐鞠養
適庶大小滿前內外姻族曾無間言敬愛良人禮節周旋
才雖不敏志識多賢我行四方仕路回環留君侍旁以悅
親顏君稟弗強為疾所纏數經危殆復幸平痊時不少須
氣血消殫豈謂一疾永訣終天常時介來書翰盈牋今以
訃聞一語不傳屬纊之際念予在遠想君此心欲語誰展

孰不夫婦義薄情專義重於情惟君則然阿翁慟哭白髮
重肩兒女踣踣泣漣漣君去不願亦何忍焉傷哉久貧
囊無留錢養生致疾藥餌不全以貧準灾庶幾少延吾言
既婁君志亦堅我卜不祥歸心如湍形不能馳以危為安
粥藥不親衣服不見雪涕西風此裏千萬山川悠悠霜月
苦寒君何所歸長夜漫漫時服一襲酒肴一盤遙寫我悲
何以自寬

祭陳運判夢兆

嗟夫人不知心中道而反苟其知之奚論歲晚惟予不肖
寓居衡山中列于朝其識可言利病之悉得於民間有二
千石虐友斃鯨有部使者營私畔官相與奉一道咏嘆

嘗以上聞天討厥姦其後來者視予讎冤首尾四人先後
三年謗而傷之欲禁其宣平生善交聽之於遠為吾舌為
為彼卷卓哉惟公素無半面持節平楚厚相尉薦于方大
憂臥苦斬然既旅其處又營新阡非公仁明軫茲孤孀使
彼忌者尚爾持權雖有誠信豈無悔焉公才利決刃無留
難百里所恬千里所安眷言三湘邈相帝閔劇盜之餘北
羅旱乾饕吏牙之益困於殘自公下車深鋤其患脩白者
舉反此者按曾未幾時民瘼稍痊而公病矣弗佑于天不
可期曷禍于賢聞公之訃有涕漣漣以德報德以直報怨
先聖所許人道所建嗟公已矣我報未展我酌一觴千古
之錢

祭侯郎中思孺

古語有之生若浮萍死若逝水願所立之如何曷耄期而後喜公奮迹於寒鄉飛英聲而跡弛躡俊造之上游決高科而鵲起睇雲霄如咫尺陋一息而千里總泮水之弦歌飲瀛洲之圖史經握華蘭於華省尋杖節於使指師作新之術業稟紹承之道揆宜所懷之函展誰使行而尼止雲濤涵乎三峽傲扁舟於屣履笑委禽於德耀豈夢雨之可抗鐵治以窮年困鹽車而重耳倏蹭踰於晚途撫壯心而未已監武林之小城刺炎陬之窮壘復撼頓於師言遂道遙於岳趾飯蔬食而奚怨衣緼袍而孰耻吾先君之息駕屏世紛而莫迹不倦於叩門矧復齊於甲子有若遇之我

戇嚴禮貌而弗鄙貽冰柱之大篇貺長湏之雙鯉越既久而益勤不自尊於髮齒擷南山之紫翠酌北澗之清泚稽先論而范洋齊譎恠與恢詭會予馬之遠適來重話於離仳曾轉首而幾何遽驚心於哀誅惟公才之放逸若漲川之無汰騰意氣於風雲絢詞章於霞綺建憂患之霧蒙投佛海而自洗歎白足之無人領青衲之長詭晚乃弄夫墳典悟曩得之非髓磨治忽於往監欲輪患於旒褻誼諸生以衆說默瞑聽而隱几決去取於湏臾俾授辭而落紙粲犬義以盈編閱日月而甫爾仰聚以翹翹抗談端而靡靡咸祝公於三老何奄忽於一疇云春秋與易傳尚胷次之盤時嗟後學之莫知悵斯文之已矣想慇懃之故情慘悲

風而涕委魂兮來哉歆此兮旨

祭李待制似矩

惟公生稟異才夙存遠志佩鈞繩而帶規矩推四重於士林窺戶牖而考困原會九流於皇極譽髦昭代振羽高衢持橐從行言必忠嘉之告宣威作屏治稱師帥之良踐更內外而公望愈隆經歷艱難而誠心益著柄臣不能以非道屈致天子嘗欲以大政倚毗軒冕儻來豈隨人而俯仰山林獨往聊卒歲以優游濯纓紱於浪滄結茅茨於紫翠緹馬闥風之苑騎鯨浮澣之波厭鷄虫得失於堦除付鵬鷗逍遙於宇宙方欲拉喬松而玩倒景友期羨而遊太清屬聞讎虜之詭盟深慮覆車之併轡拜章極論寧曰身謀

納祿告歸庶幾王改清議終期於巖石耆年俄迫於逝川縉紳歌不慙以興悲邦國歎云已而增瘁永惟先子早揖後遊道不逢時嘗草歸田之賦義深引重俾彈掛壁之冠逮茲臬禊之凡材亦惜丹青之妙手雖薦賢舉類公心自比於上臣而被遇辱知我意實同於國士載念寢苦之日方來侑奠之飼歲月未幾老成繼往憫餘生而獨在展新兆以無緣愴懷倍切於尋常哀誄莫陳於彷彿英魂未泯旨酒來歆

祭陳少卿幾叟

人生孰不有知兮惟無學之足患束帶秉笏孰不慕君兮能行義之為難昔先覺曰龜山丈人兮實伊洛之回騫公

服膺其左右兮由綠髮而華顛有諫大夫了翁兮匪躬蹈
難而不變謂公為吾賢孫兮付業之未宣公受資既遠絕
於人兮天又玉之以百艱偉發身於英妙兮落紐麗而雄
健中優柔以饜飫兮求精粹而窮研探聞奧發其祕兮坦
坦道而是踐後來者雜沓橫出兮邁五十矣而青綸沉伏
百僚之下兮突晝冷而蔬飯羞拚腰於五斗兮亦何冀乎
九遷凜大冬萬木慄以標兮獨長松鬱乎蒼芊儻匠石欲
成厦屋兮無寧弃而弗挺遂觀珍於玉海兮遂佐御史而
執憲遂進預七人之列兮遂掌禮樂而司存皇清問訪古
道兮又前席于頰幄之筵公以所受于師者兮單厥心而
薦聞以所承于家者兮祇乃事而辯論何忽然而去國兮

魯坐席之未溫主施厚庸酬荅兮道不可枉以求安知我
者相期於國士兮胡敢衆人而報恩眇薄雲之乎太空兮
輕塵棲裊乎弱管據鍾鼎豈不有命兮還食薇乎故山強
哉矯不變塞兮亦得正而斃焉予先君子器愛兮逮晚歲
而益敦既論獻於冕旒兮復重之以婚姻公歸兮邈無緣
一訣兮寫繾綣陳以斯盤想危坐抵掌而快談兮難庶幾
於復見生晝明死夜悄兮達者未但而興歎惟善人之云
亡悵此道之何蹇既清芳颺於罔極兮紛券外其又奚言

祭譚大夫燠之

惟公粹冲賦資夙涉于歎有雖無地徒奮空拳隱約之脩
知者惟天天寶相之苦勞必先不滓之金百火所燔合抱

之松篁經歲寒逮其有城精幹高堅猗歟公豈不其然初
記姓名浸窺簡編遂至該洽聞窮見殫治道草因事倫本
根剖分詣盡如不能言溢為文字下筆盈編貫珠累々倒
峽源源乃教厥子夷途加鞭詩禮發身忠烈名存乃立厥
家于門江干高廩大因書樓飛騫求志弗仕甘守丘園朱
衣象笏即省通班弟昆怡愉曾玄踟蹰目有圖史耳無筦
絃其處樂者如處約焉木訥惟仁利口非賢信行恂達里
閭欣嘆干口共詞無間無愼李耳持寶子輿達尊旁稽幼
說鏡象志詮衆甫既具五福又全尚祝期頤憲老恩宣贊
入饋醕折俎加籩以乞箴誨以昭化原云何奄忽逝矣如
川惟我與公四世之間爰始道義迄于姻連聞公考終了

不吟呻委形弗怛魂合于乾生雖有既性則無淪公自無
憾吾何涕潛惟以叙違酌此肴蕙

祭劉待制彥修

人生大倫朋友居一交非其道鮮不中失風俗盛時市賈
久要及其既澆士夫或恍惟我與公鄰里鄉黨祖考而來
情好還往識公王城彼此壯年祀國憂天不逮周旋厥後
二載相遇建業繾綣初通話言始接我留震方公行坤維
志各有在寧嗟別離驂騑騰臆歷塊而躋道出見尋蕭寺
時我先子命啓新尊我淪園蔬大白浮君夜飲達晨跨驢
紕祥舉扇障日氣衝南雲丙辰之秋我為嚴州公守溫陵
過而肯留千峯映臺寒菊靜悄醉晚弓彎呼和窈眇同時

侍臣而參而商朝不並席燕不聯觴豈無愛憎事靡相及
豈無謀議言靡相拾而我伯氏養親衡茅參乎羊棗回也
簞瓢公曰惜哉敬而禮之悉力吹噓振而起之自情而論
本無睽疏撫事而思情既有餘逮于庚申我歸榆社見公
弟昆屏山之下引之升堂拜母夫人塵榻解懸主意仍頻
水有涖源山有巖巘無高不臨無勝不殘無唱不酬約我
重來送我交溪別首重回及公晚半復此展訪我懷坦不
公語宣揚因悞南華凡溢皆妄開吐衿抱有加於前我見
晚啗公歡則全申第翬飛名園繡錯亂籌蝟磔碁響電落
作以絲管紛羅麗妍艷動華屋轄投深泉三日不瞻已辱
誨成嘉肴我食旨酒我待頃獨恠公形色凋謝尻輪欲行

神馬弗駕又復喜公氣弱志強憂在國家病語忠莊五十
非天古人所稱曷為公悲欲攘未膺惟公英邁受之間氣
篤於施仁勇於為義齧牙大論衆頸縮龜公一奮髯立決
無疑錯節盤根衆所憚避公一舉手游刃餘地其牧民也
所臨去思其總戎也畏而愛之光射斗牛步千里俾為鉉
刀干越所耻匣而藏之痛惜已矣書公志業國有史官有
誄有銘炳如清丹莫寫我心寓此鮭菽酌醴盈卮公不舉
覆

祭外大舅翁殿撰

伏以合姓所先爰係宗枋之主悼亡滋久莫尸蘋藻之羞
載揖宜家審諧名裔仰師資於庠序瞻賢範於省臺視生

公為道義之交潛大業同春秋之志通津一棹夷猶誰見
其疾徐虛室萬籤造詣孰窺其涯涘夙以年甲之子進脩
父執之恭喜溢眉間意冥語外每幸攝齊而侍坐未皇挾
策而請疑白玉精金歎疵瑕之絕指大美元酒知典則之
尚存回首八年驚心一夢有齊孫李爰契我嬪龜筮既同
川途弗礙自始謀而迄事咸率禮以無違粵從靖節之廬
來訪子雲之宅栢堂春靜空餘隔葉之音蕙帳宵闌尚或
鳴臯之怨光塵雖縵愴悼曷忘願惟鍾愛之有歸欽想英
靈之如在謹率新婦某具清酌庶羞之奠陳于墓前以故
外大姑恭人余氏配尚享

祭季弟婦唐氏

維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伯寅姆姆翁氏同祭于
三十四孀唐氏惟靈生自名族來嬪胡門逮事尊章祇肅
晨昏燕及娣姒情同友昆相其夫君克有諸孫室家令儀
外無間言歷時多難翼辛勤謂享晚福以永其年何期
奄忽命也難論今當永歸南山之原酌此家醴其此常餐
終天永訣有淚盈申魂乎未免尚克有聞

祭孫判監寄父

惟公敏健之才可以躋膺仕該洽之識可以備詢究雄詞
本乎騷誦逸學窮乎篆籀所交慎篤非仁而不與所守勁
介非義而不愛是謂措紳之老成非特荊州之耆舊也中
歲念亂孤憤心疲支末雖廢精粗自富流離困躓以逮皓

首懷不忘於故丘志常切於戎醜每臨長風對觴酒壯氣
激烈以彌厲唾壺已缺而重扣蓋猶足以乞言問政欲見
則就賜之几杖加以籩豆不使老至長飢捉矜而肘見突
冷於永晝也嗚呼哀昔我先君早嘉英秀及觀為政之晚
意逾厚俾自拔於瘴鄉來卜鄰於衡岫人事好乖斯願莫
副獨予兄弟乃幸參候聞前言與徃行常發蒙而啓覆雖
大藥之乏資在德人則宜壽忽不瞻而幾日俄歛藏於一
壚方公病革陰陽交寇子不怛化出語無謬有固窮之義
訓遺諸子以華授卷約絲於七澤眇孤風於遐宙讀先生
之自博與斯文之莫侑庶激石之高情克紹乎簡冊之光
而斷蛇之陰德燕翼於雲來之後也

祭妻兄張撫幹良臣

昔我冠年群試南宮即以藝文受知而翁收置門闌妻以
愛女獲交昆仲竟歲遊處効官洛杜君在定陶匹馬見過
意方逸豪遺俗故家尚有存者弔古搜竒歡不忍舍戎塵
全來相與契濶乙卯會語文人已沒曾未三年予復悼亡
君之仲氏丘木既長庚申訪君家山蕭寺悲笑雜集如夢
中事丙寅之秋于還武夷未及尋君君喜而來留止彌旬
情好逾厚觀君氣骨堅耐如舊豈謂此別遽隔死生一朝
訃至驚呼失聲篤實之資朴茂之行謹幹之才樂易之性
青衫下遼迄不一施徯克厥家而止於斯君幸有子仍有
季弟武部之澤庶其在是望君千里遙遣此觴疇昔之思

昌日而忘

祭張給事子猷

昔在政和校學賓與青衿譽髦鮮或不升賢士之閔實始
識兄兄時邁厲力弗自騰曰一益米有問莫應舍中詣生
春貢來盈語誦嬉嘲嘈嗽其聲兄雖臥病靜然而聆他日
見謂子獨爽靈定交投分相與以誠予方冠年憍氣矜騰
蕩瀟詞江湛酣酒觥高視四海孰為公卿兄獨溫慎期我
有成帘樓夜集花市朝行悠然雲澹滲爾冰清曰此紛華
罔堪寄情與子出郊曠美舒平北望大河西眺諸陵東臨
汴泗南想羗衡春風融洩秋氣澄冷短琴一弄長笛時橫
尋幽弔古治亂常評心憂禾黍耳厭蕭笙願謂銅駝將埋

棘荆歲在辛丑雲海騰鵬龍門並透鴈塔同登武部星郎
寶斯文程梓兄從祖有女瓊瑛遂以見妻由兄推名會迫
告歸分袂征營後合之歎先已淒凝各効一官啓明長庚
召寇者誰中天攬搶宗祐遂南在立都京紹興五禩同造
王庭回首篤遊恍如夢驚簡書是畏讌語何曾閱日未幾
又別江亭十有四年猶飯一蒸書題雖數心曲難形但祝
加殮百祿其膺豈謂小疾奄嗟沉冥惟兄之學演迤深閱
涉乎諸史貫乎群經怡外容肅中扃有類坦率了無巖
傾泝水之詠雖則未賡荆舒之說早歲已懲孝養純篤夙
師閔曾口體為下志意是丞故其為文以燁以榮而見於
用以敏以精撫字稱良轉輸稱能入時從橐近列華明出

殿藩維遠俗綏寧上主所知清議所憑奚不黃耇進班疑
丞俾究施為以誥戎兵云亡之痛豈惟親朋我欲為志述
凡平生傳之悠遠不在斯銘姑遣長須往薦芳馨莫寫子
悲有涕其零

祭郭提舉子元

嗚呼有道之士後其傳遠矣賢如立之志業可紀予遊維
師立之已死蓋嘗徘徊通德之里聞公純厚操行懿美欲
見未遂人遠室邇衣冠南渡解后湘水公越者年予亦艾
齒山陽岳縣相望甫尔每聆車音歡笑倒履從咨往故哀
哀歷月粹氣薰然德容靜止溫恭是力信順是履皓首簞
食蕭齋隱几玩意常編終而復始謂言仁者期頤乃已何

期奄忽一疾不起回首曩者同數君子到我碧溪荀日遊
徒漾艇鏡中舉觴竹裏談笑清真風度凝峙似雲無心如
泉無滓德星暫聚高躅誰跂諸人好在公獨傾池盤有時
蔬尊有浮蟻遣詞叙情魂尚來只

祭劉致中

嗚呼天生百材莫不有用材之尤者其用尤重南金夫具
金玉明璣惟或不好則德之獨吾致中乃異於此百不一
見不壽而死嗟嗟致中蚤自貴珎見賢必事遇仁必親學
無定師叅以訂證濬其明穎確其廉勁事親篤孝友于弟
昆政施厥家肅雍閨門其在友朋忠益相告其於鄉黨善
者所好德義積躬名聞于朝公卿引重弓旌是招三揖而

前尚赴堂察君以疾辭歸馭過發緡紳趣榮決性奔馳豈
有匹士重己如斯士負智能鮮克遵養歲不吾與利有攸
往猗歟致中術畧疏通若將終馬一畝之宮謂天艱之式
燕其晚而迄艱之惟理之反文木良徐仆于藪顛有鬼者
糶乃終天年切玉之刀以貴弗取鉉胡能割玩之在手鄉
閭之分姻婭之情膠庠之舊磨琢之誠別去再暮期復來
會我今來矣君往安在旅酒弗旨豆籩不嘉獨有悲思君
其知耶

祭楊珣

人之生兮浮萍隨波濤兮無根偶飄飄兮值遇遂密此兮
依因吾初來兮親昌晚爾居兮西鄰方念咎兮息交俄數

面兮成親屈輪指兮逮茲淹五冬兮四春結茅屋兮南郭
爾未會兮逾旬不願我兮寥寂匪附炎兮強臻或狂風兮
搖空或清月兮掛旻或夜雨兮蕭瑟或春花氤氳或高臺
兮寫望或曷寺兮胎神有好酒兮必同班肴藪兮錯陳或
商驅兮浩蕩或齊諧兮紛綸眷地角兮徘徊忘天涯兮悲
辛奮交兮日疎爾既久兮彌夤鼓爾篋兮未冠嘗造足兮
成均中慨兮投筆脫儒服兮戎紳餽其口兮一官竟何得
兮隕身賦才諳兮可用祇祿碌兮埃塵四十四兮無免絕
新昏兮室人甫不覲兮七朝被微羔兮永淪耿昭昭兮就
盡視死生兮晨歎逝者兮臨川眇今古兮同津吾慶弔兮
久隳乃酌尔兮醇亦忘懷兮坦化聊為尔兮唏頰

祭顏翼

嗟嗟顏生曷隕其身耶抑恃妙齡忽衛生之經耶晨出夜歸冒犯瘴氛耶酒焦水洛寒侵而熱蒸耶昧彼藥石孰損益於吾身耶館教我二孫不縱不苛訓飭甚勤見子所業千祿之文為蠅頭之細字擬詞場之千軍閔字時追隨人事趨走頻煩未克自貴方將遲以歲月感以誠意勸使為已而學凡致遠在識噐天爽敏以賦汝勿逐末而暴弃何曄然之春華遽隕霜而萎瘁既歛殯爾酌以薄祭旅魂悠悠豈能一至

祭妻九翁主簿予光

嗚呼子光何如為大拆方行萬里登車軸折錦山雪水道

里數千聞君之計驚心慘顏昔在少卿有言有德宜躋華近終老巖側司戶秀傑洵美令儀不遐其驚九品之卑再世所鍾謂在子孫君亂而孤克自峙疑既就師友既敦詩書孝弟祇祇家庭愉愉親仁篤義疎才弃怨處約則甘趨俗則倦載此粹懿宜福于天宜富宜貴宜得永年理有難推君奚不淑凡百交遊咸為君哭而况北堂鶴髮慈親哀哀諸兒曷辜于神吁嗟斯人命孰長短貪淋無厭谿壑寧滿四福具矣好德靡稱展跖考終亦曰苟生誠能好德而貧而賤而不臺大君子維燕用是以商子光奚尤昔也若浮今也若體惟我權顏晚壻君媚與君論心百未十既屬以罪垢跼墮南雲見君知難何期永分長號西風侘傺鬱

結寓詞侑奠聊以告別

祭范大監元禮

惟公器質溫良材用膚敏飭躬力學服職靖共門戶盛時不自驕汰循途平進厥聞甚休晚守衡陽承郡凋困竭意摩拊民獲少蘇上官弗仁詆為慢事退奉間館亦無怨尤願予于疎託契先代書問勤緝情義甚敦中經瀏江值公寓上接語又款益窺所懷每及時難詞氣感概許國之意不忘拳拳尚期顯榮以攄志業有生遽盡曷至於斯聞訃失聲天不可慮方此哀制徃哭不能遙持一觸以寫悲抱

祭龍王長老法讚

嗚呼歲在己酉東夷內侵予先君子航湖而南小駐碧泉

莽野荒墅冬鬱濕薪急雪堆戶忽有僧至草衣讚公佛堂巍步象音鍾與之坐談飯以乳湏惜其遁身公材利用厥後慈雲虛席生塵魚鼓弗振府州選人遂以昇師移錫來處誰為證名予有請語自茲還往二十暑寒每辯異同拊掌大歡維師行事詳締穩實公方無累私語無失梵宮之內金碧煌煌水雲明潤山木葱蒼心雖不朽生則有盡示病寂如埋骨弗燼念我先子築立宮前樵木不犯師勤則然誰其嗣之感舊興愴茗餌薦誠目斷青嶂

挽吳丞相

妙齡一日了群書未壯聲華衆已浮器遠况曾師舊德時來俄獻嘉謨扶日轂升天路不預金戎入帝都大節已全

名自永詎同姦慝苟全軀

追念宣和國勢孤上公元宰導人謏妖氛已覺前星暗皇
澤寧論少海枯誰謂玉華傳玉座共知青瑣伏青蒲讒言
一發堪流涕禍在同升有鄙夫黃屏清啓帝之初俊又招
徠念遠圖桃李舒華方雨露鴛鴻戢翼又江湖當年舉國
蒙休烈至死無人雪厚誣圓妙明何計此獨疑遺恨遶蒼
梧

挽劉忠顯

念昔京都晝掩關牛羊闖草即開顏南城掃雪迎耶律北
道風聞拜祿山不為身謀心皎皎已終臣事意閑閑何人
得與高名並千古常山諒可班

未識堂堂玉立姿已傳薤露滿山悲空餘父執脩恭意謾
繼詞流德詩諸子盡賢門益大萬家餘地塚初累紛然盡
奪三軍帥師誰公心死不移

挽陳幾叟

妙質曾輝匠石斤久於其道更超群皂貂破弊頭蒙雪黔
突淒涼風吐雲忽上諫坡規帝德又陪經殿勸皇墳事功
難必清名在未辱先賢付記勤

挽楊訓母英氏

戚戚秋風颭旒旌送軍千兩咽佳城令妻壽母名兼美孝
子慈孫禮備成望士有詩歌緋綉梵坊無侶獻饒鉦更慚
朴語書銘石萬一幽光久更明

挽某氏

慈祥令淑稟於天宗族閨門共仰賢中饋克脩惟六二義
方能教亦三遷藝萱無復忘憂日種柏行看合抱年舊欲
升堂今已矣大招成些重悽然

挽李大孺人

桂水無情日夜東空餘丹旆沂西風一經不負門閭望五
鼎端宜饋祀豐茂渥出綸觀有煒芳徽力石播何窮遙知
祖送詩千首挽鐸聲悲大隧中

挽端州黃大用大用喜讀有志行數過予講討雖
未詣宗本要自佳士可尚也心為形遂以病死
作二詩哭之

每惜南冠懶讀書欣逢之子富三餘文章戶牖雖頻闖師
友源流或未疏底事箇中紛他際坐教淫未費驅除昭昭
奄作冥冥去悼爾能無一束芻

鋸屑霏設涉徃今濡毫洒紙挾詞林聽歌塵野三章後悵
下龍門九曲慮應悔生前未洗十口西疇貧索莫一官南
選晚侵尋早知大易無思慮應悔生前未洗心

挽黎承事

北正黎司地南來得姓繁清時能教子餘潤必高門珠蚌
他年譽金籬晚歲溫王師勤佐餽鄉闈待平反援手遺嬰
難酬心樂泮思淒涼投轄井慨歎給孤園藝櫬平居近攀
松永慕敦流年駒過隙不辱付諸昆

卷二十七
挽譚邦鑑

忠烈延康子期願致政孫文詞金震蕩行治玉純溫夢熟
黃梁蚤名餘絳旆騫傷哉九京白日悶泉門契好聯三世
交情晚更深官遊垂握手書到論豈心歎失超騰願愁聞
相挽音平生一尊酒已矣不同斟

挽楊子川

傾蓋小冠市論文喬岳陽一生能幾屐兩鬢忽成霜我尚
棲南嶺君俄赴北邙無因澆絮酒回首重呻傷

致堂胡先生斐然集卷第二十七終

書